



451



羣書治要

八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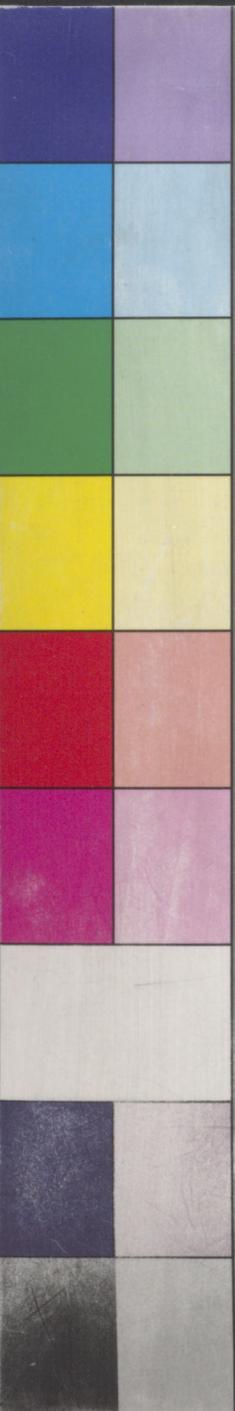
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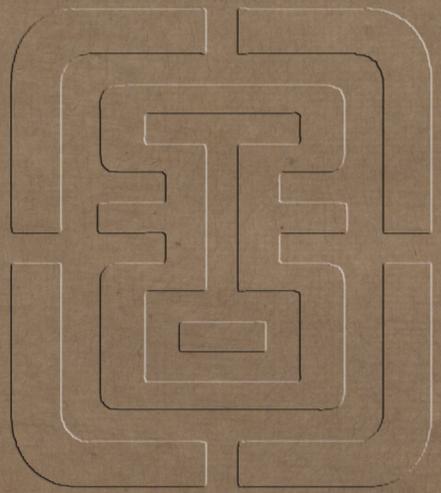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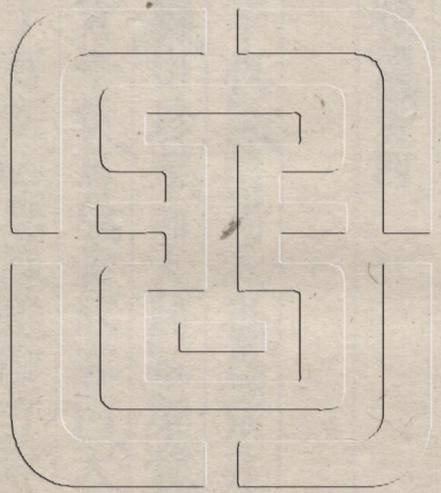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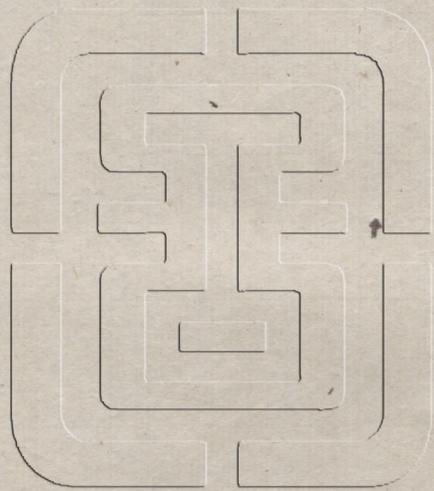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四

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爲京兆尹時皇子有疾
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賫書詣京
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
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
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

事篤以疾免歸也。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也。爲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愷，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愷，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

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剛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愷竟坐逆謀，貶爲瘿陶王。弼遷河東太

守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偽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拖數百，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得減死罪一等。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爲太尉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

舊無爲
太尉三
字補之

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

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莫當小枉。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

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讐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世祖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

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大美

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代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闕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寶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在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

於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人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恨恨無已、故慤勲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恪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靈帝卽位、竇太后臨朝、以蕃

舊無以蕃至書

事九字補之

爲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嬖、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詔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蹢躅、道路諠譁、言

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令收蕃即日害之

論曰桓靈之代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

阮作阮

論愾俗而驅馳峻阮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繫情志違埃霧也愾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能相恤也以遁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已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值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慄慄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携持世心漢代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拜城門校尉清身疾惡時

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帝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安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強、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媯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

范作死

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饜饕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疾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其冬

帝崩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計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前殿拜

王甫爲黃門令，甫將虎賁羽林追圍武，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后於雲臺也。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

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

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

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革風始於二守

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真吏民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也。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

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抱鼓不鳴，董少平也。」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至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偷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乃嚴刑痛殺以暴治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密民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臧罪而猾惡自禁民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

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矣

宦者傳

周禮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然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至於孝武數宴後庭潛遊離宮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

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闒人自明帝以後委用漸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其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

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嬌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斯亦運之極乎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

南人唐衡潁川人也。桓帝初超瑁瑗爲中常侍。
愜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
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
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
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良久。恒懷不
平。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
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單超左愜徐璜
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
超愜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詔收冀及宗親黨

舊無五
百至各
千二十
字補之

與誅之。愜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
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
百萬。愜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
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
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
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
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
治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
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

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毼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馘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司隸校尉韓演奏愴罪惡及其兄大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

犯吏民愴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人也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大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

自殺參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深廣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民妻略婦子及諸罪豐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

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于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爲鈞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人也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

舊無有
何至曹

朱瑀從官史張亮中黃門王尊等十七人共矯
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
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甫遷中常侍黃門令
如故瑀封都鄉侯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
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賜瑀錢五十萬
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
車騎將軍有頃疾瘵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
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
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

節十四
字補之

常侍候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
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
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
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遊生
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
抵罪輸左校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
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
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
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也

舊無六
百二字
補之

呂強字漢盛河南人也少以宦者小黃門遷中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並爲列侯節等讒詔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嫉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輟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世爲藩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陰陽乖刺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捐改旣謬從此一止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

民無襦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
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
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
節王甫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
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
露羣邪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
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
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
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夫立言無顯過

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
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
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爲責

時作皆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也少時給事省中靈
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
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
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譴赫扶風人孟他資產饒
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
他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他曰吾望汝曹爲我

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恆數百千兩。他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輦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他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他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他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興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

舊無收
掠死獄
中五字
補之

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中常侍封諂徐奏事獨
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
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
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
侍王甫候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
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發大原
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刪郡部送至京
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
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

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
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翽密約勅號曰
中使恐動刪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
孝廉遷除皆貴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
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
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
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
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
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

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
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宮錢、又造萬金堂
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以積其中、又還河間
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
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
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
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
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
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

敢復升臺榭、復以忠爲車騎將軍、帝崩、中軍校
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洩、讓忠等、
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
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之河上、
追急、皆投河而死也、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
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
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

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誓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其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他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

傳作七

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試明經下第補弟子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

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二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逸民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也世祖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

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陛見帝庭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及世祖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乃令以物色訪之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大官朝夕進

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治耶？」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喜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

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父笑而不對。溫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後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名姓，不告而去。

西羌

無悉字

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民所侵奪，窮恚無聊，故悉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宜明威防，世祖從之。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復遣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滇吾遠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與迷

唐戰，羌衆折傷，種人互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永初中，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同時奔潰，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輔兵合五萬人屯漢陽，騭使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

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
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
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隲
還師留任尚屯漢陽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
屯兵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羌遂入
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
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
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
千石令長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

一作二

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
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
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
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
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自羌叛十餘年間
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
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
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論曰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

帥騫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忽於豪右之手
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
桴革暫動則屬鞬而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
起自西戎作逆未有凌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
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
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
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
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
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

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
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鮮卑

熹平三年夏育爲護烏桓校尉六年夏鮮卑寇
三邊秋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
乃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
召百官議議郎蔡邕議曰書載猾夏易伐鬼方
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鬪顏瀚海之事征討
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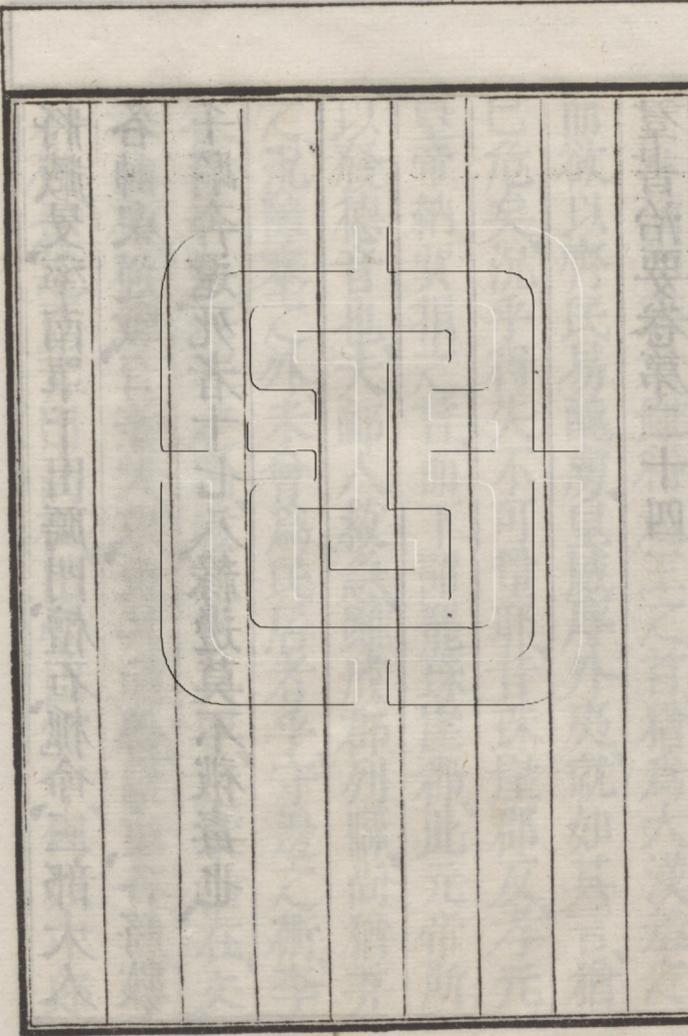
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
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
鮮因文景之蓄積藉天下之餘饒數十年間官
民俱賈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
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
也夫以武帝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
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昔段
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
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前而虛計二

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
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
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疽也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弄慢書之詭方之於
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
矣豈與蟲蟻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
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
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斷輿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弃之。況障塞之外，未曾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

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緣邊莫不被毒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上

紀

太祖武皇帝沛國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建安四年袁紹將攻許公進軍黎陽紹眾大潰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魏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

強孤猶不能自保而況眾人乎七年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

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

舊無眾字補之

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教之爲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十二年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十九年安

定大守毋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也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安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人也但更事多耳二十五年魏書曰大

本書容
作覽

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羣醜御軍三十餘年手不
舍書晝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雅性節儉不好
華容後官衣不錦綉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
壞則補綴茵蓐取溫無有緣飾攻城拔邑得靡
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勲勞宜賞不吝千金無
功望施分毫不與四方獻御與羣下共之也

忌作忌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三年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禋存不忘亡也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

肉上舊有骨字刪之

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為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柙諸愚俗所為也季孫以璆璠斂孔子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呂不臣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

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呂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豈不重痛哉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爲戮死

地下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

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盥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青龍元年祀故大將軍夏侯惇等於太祖廟庭

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

厚也作
饗之

以下舊
有下字
刪之

舊無其
有妾色
者五字
補之

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蒸故漢氏
功臣祠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
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
於是以前等配厚也

三年魏略曰是年起大極諸殿築總章觀又於
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改序處其中秩名擬百官
之數使博士馬均作水轉百戲魚龍蔓延備如

漢西京之制築闔闔諸門闕外罽罽太子舍人
張茂以吳蜀數動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

意於翫飾賜與無度帑藏空竭又錄奪士女前
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口自贖

又簡選其有妾色者內之掖庭乃上書諫曰臣
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

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臣請論
之陛下天之子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今奪

彼之恩偏矣又詔書聽得以生口代故富者則
母之

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貫貴買生口以贖其妻
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
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歡心而失妻者必有憂
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
姓之歡心者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
將不給况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賦以奉此役猶
之家賞賜橫興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
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此時天下為一莫
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年載馬不為
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而流丹野瘡痍號痛之聲
于今未已猶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當兢兢
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
務中尚方純作玩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
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
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願陛下需然下詔事無益而有損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

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廩
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與
灑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臣
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命冒
昧以聞唯陛下裁察書通以顧左右曰

景初元年

魏略曰是歲徙長安諸鐘簾駱駝銅
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

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
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置內殿前起土山
於芳林園使公卿羣僚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
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魏略載董尋
上書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
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天生
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
天下也若今之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
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
露盤土山淵池其功三倍於殿舍三公九卿侍

魏略載董尋上書曰舊作魏書諫曰改之

中尚書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
下春秋方剛心良雷震今陛下既尊群臣願以
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
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鳥錢國
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無禮無忠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
屢降凶惡之徒因問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事
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
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
秉筆流涕心與世辭既通帝曰董尋不
良死耶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之也

齊王芳字蘭卿正始八年尚書何晏奏曰善為

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所習正
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雖

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
 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
 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
 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褻狎亂
 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
 諄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
 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詩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自今以後可御幸式乾殿
 及遊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

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籍為萬世法

袁紹字本初汝南人也領冀州牧轉為大將軍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萬人逐之
 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牟均以賢德
 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
 逐兔分定之義紹曰狐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
 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

紹進軍黎陽太祖擊破之初紹之南也田豐說

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

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

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
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
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
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
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
諫紹怒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
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
死矣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啖遂殺之
后妃傳

易稱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
德故二妃嬪媯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熙
廢興存亡恆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
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
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唯色是崇不
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
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

武宣卞皇后琅耶人文帝母也黃初中文帝欲

追封大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裂土囚夫爵秦違古制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爲後式

文德郭皇后廣宗人也黃初三年將登后位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有天下不唯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

喜紂以炮烙怡悅姐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

舊無傳
字加之

傳

夏侯尚字伯仁子玄字太初少知名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敎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本而干勢馳驚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源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

舊無明
字補之

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王者之類取於中正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必明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

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且夕相考莫究於此閭
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
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懸遠衆所絕意所得
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
則脩已家門者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於鄉
黨者不如自求於朋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
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
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
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策參以鄉閭德行

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
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官長
所策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
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
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
而審官才矣

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爲侍中尚書令

或別傳曰彧德

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爲儀
表海內英俊咸宗焉然前後所舉佐命大才則
荀攸鍾繇陳羣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都
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毘趙儼之儔終爲卿

師作帥

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也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也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太祖以為軍師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不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傳子曰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帥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賈詡字文和武威人也為太中大夫是時文帝

著無大
笑於是
太子六
字補之

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太祖嘗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文帝即位以詡為大尉

魏略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登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袁渙字曜卿陳郡人也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為呂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

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
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
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
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耻將軍之言彼誠小
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
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
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王脩字叔治北海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
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

罷社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譚欲攻弟
尚脩諫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
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弄兄弟而
不親天下其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
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而勿聽也若斬
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太祖遂引軍攻譚于南皮脩聞譚已死
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譚屍太祖不
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

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太祖破南皮閱脩

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安

有名乃辟為司空掾魏略曰郭憲字幼簡西平人也韓約失衆依憲衆人

多欲取約以微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後約病死而陽逵等就斬約頭

欲條疏憲名憲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

及視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賜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太祖辟司空掾原女

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

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

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

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原別傳曰

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順自非公事不安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

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

崔琰字季珪清河人也太祖領冀州牧辟琰為

別駕從事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

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

盤于遊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

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

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
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深
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
而陵嶮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
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
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
教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
比蒙復誨諸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
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

舊無琰
厲至變
時四十
三字補
之

惟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
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
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曰琰
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初
載委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
明拔朝廷歸高琰薦揚訓太祖爲魏王訓發表
天下稱平矣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琰此書
傲世怨謗者太祖怒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

色無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琰死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

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

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黨與四海翕然莫不厲行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繫於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崔琰

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由此也

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玠辭曰臣聞蕭生縊死因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

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青蠅橫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微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楷和洽，進言救玠。

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制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錯

枉庶獄，明則國無冤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九釐四海，唯清緝熙者也。昔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太祖辟東曹屬，丁儀等

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

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破誅。

鮑助字叔業，泰山人也。為中庶子，出為魏郡西

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斷盜官布，法應弃市，太

子數手書為之請，助不敢擅縱，具列上，助前在

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延康元年，勛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中，脩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

於樂，助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故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遯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官正。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

罔不肅然六年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繼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奸當令十鼠同

穴大尉鐘繇司徒華歆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旣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莫不爲勛歎恨

王朗字景興東海人也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易稱勅法書著祥刑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爲奇路温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飢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

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我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文帝踐祚改爲司空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

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輒詔有司施行

子肅字子雍拜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

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矣景初問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蓄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於南畝今見作者三四萬人

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太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疾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替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

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而不顧經國之體臣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鈎其死也無使汗于官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稱殺一無辜以取

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哉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
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
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
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
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
爲殺之未必爲是也

程昱字仲德東郡人也孫曉字李明嘉平中爲
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
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明試
以功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
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邢吉不問上不責非職
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
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
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
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于與庶
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

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條。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諛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修理爲怯弱。外託天威，以爲聲勢。內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耻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

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諫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諫，重增一官。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

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
 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
 之灾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
 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
 姜謂之有罪縱今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
 尚傷大臣之心況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
 不補迷而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

劉曄字子揚淮南人也為侍中

傅子曰曄事明帝大見親重帝

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

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
 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伐
 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
 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曰臣誠不足採侍中
 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
 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曄至帝問之
 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
 與聞大謀常恐昧謬漏洩以益臣罪焉敢向人
 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
 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
 責暨曰夫鈞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
 後率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
 誠直臣然計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
 兩端如此或恐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同上意
 所趣而合之陛下試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
 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
 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驗之果得其情
 從此疏焉曄遂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

詐不知批
誠信矣

蔣濟字子通，楚國人也。文帝踐祚，為散騎常侍。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唯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舊無活
人至問
曰十二
字補之

舊無晉
字補之

蘇則字文師，扶風人也。為金城太守。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之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從行獵，槎極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誓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左遷河東相。」

杜畿字伯侯京兆人也子恕字務伯爲散騎黃門侍郎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二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

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者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碑公府爲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是最考課之急務也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及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

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殉聲名而立節義者，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殉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

臣親奉明詔，給事日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

立當官不撓，不阿所私，危言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忠於容身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

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爲恭、意至懇惻、臣竊爲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人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歡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也、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

人也、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効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壹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陛下當闡廣朝臣之心、

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朋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輿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

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

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奸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糺擿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之行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忤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

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忤者也迫於道自強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恕論議抗直皆此類也

龐德字令明南安人也拜立義將軍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

受國恩義在効死會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矢盡短兵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為羽所得立而不跪謂曰卿兄在漢中我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德墓賜諡

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殞身殉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

閻溫字伯檢天水人也以京州別駕守上邽令馬超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賊見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

下為孤城求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

舊無以
涼至邽
令九字
補之

然今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超怒數之。溫不應。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五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魏志下

傳

陳思王植字子建，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後為太子者數矣。黃初三年，立為鄴城王。太和元年，徙為雍丘王。三年，徙封東阿王。五年，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

著無親
戚二字

補之

稱其高以無不覆地稱其廣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之文王亦崇厥化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同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臣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后百寮蕃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等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以一切之制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

戒作故

於百司如此則風雅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
自思惟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戒授若以
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
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
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也遠慕鹿鳴
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戒下思伐木友生
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
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

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
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耳若葵藿之傾葉大陽不爲之迴光亦終向者
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
者寔在陛下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
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
之懷故相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故
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臣之愚蔽欲使陛下崇

光日月、被時雍之美者、是臣悽悽之誠也。詔報曰：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屬、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理簡怠、妃妾之家、膏沐踈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矣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

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據盡蘊積、死不恨矣。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

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遑遑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邵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豐，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

故謀能移主，威能陷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弄。臣死之後，事可思。

魏略曰：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

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臣聞古之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恩不中絕教無二可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已之可以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官必已之可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自救況皆復老耄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定否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殉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鱣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唯尚部曲皆年者臥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

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疔盲聾瞶者二十三人唯正須此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爲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爲陛下既爵臣百僚之右居藩國之任爲置卿士屋名爲宮冢名爲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栢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節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固當羈絆於世繩維繫于祿位懷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

唯遂仁德以副前恩
有詔皆遂還之也

六年封植爲陳王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逼寮
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
人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盛孫
曰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
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
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
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
之由風澤旣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
族勢同癘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
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
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

中山恭王袞每兄弟遊娛袞獨譚思經典文學

防輔遂共表稱陳袞美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
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
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
遽共如是是非益我其誠慎如此袞尚約儉教
勅妃妾紡績織紉習爲家人之事袞病困令世
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
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
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
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

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
 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
 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當奄覆之嗟乎小子慎
 脩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
 內奉令於太妃闔闈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
 心以慰余靈薨詔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贈
 賵甚厚評曰魏氏王公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
 稷之實又禁防擁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
 歲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

于此乎

魏氏春秋載宗室曹罔上書曰臣聞古
 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

以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
 明俊德以親九族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由
 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也夫親
 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與輔治而並
 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兼親疎而
 用之近則有宗盟蕃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佐
 之助興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
 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
 國家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然故能有其
 道未備詩不云乎鵲巢在桑原兄弟急難以親
 之明兄弟相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
 雖有闕墻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
 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
 稱警闕門反拒股肱不扶胸心無衛臣竊惟此
 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叙論成敗論曰昔夏殷
 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

醫無或
 任而不
 重五字
 補之

書言治要

卷之二十六

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也秦王獨制其民
 故傾危莫救也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
 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
 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
 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
 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
 節不復及其衰也桓文帥禮王綱弛而復張諸
 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漢
 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與迫宗姬姦情散於
 匈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
 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
 暨于戰國諸姬微矣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
 葉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形
 勝之地聘諸詐之術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
 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秦
 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
 郡縣之官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
 內無宗子以自昆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心

舊無捐
 楫至固
 金二十
 二字補
 之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
 獨任胸腹浮舟江海弄捐楫權觀者為之寒心
 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
 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至於身死之日無
 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人徒誅鋤宗室胡亥少
 於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
 習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
 任兄弟而乃師譴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
 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
 國離心眾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項弊之於
 後向使始皇納淳淳子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
 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
 君人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
 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
 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
 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自開闢已來其興立功勳未若漢祖之易者
 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

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
 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百姓所以不易心
 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
 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
 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
 十里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
 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莫若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則下無背叛之心王無誅伐之事文帝不
 從至於孝景猥用鬼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
 恨疏者震恐異越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豐
 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
 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
 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
 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
 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
 或以酌金免削或以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
 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
 悲傷歎息而不能用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
 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
 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
 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
 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
 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成紹漢嗣
 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
 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監秦之失
 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微倖無疆之期
 至於桓靈閣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
 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
 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
 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洲之地而身無
 所安處悲夫漢氏奉天禪位於大魏大魏之興
 于今二十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
 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
 之地君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

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
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保安社稷為萬世之
策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
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弟兄並據
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非所以強幹
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
宰或有武備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
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大耻與非類為伍非所
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夫泉涸則流竭根
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
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
警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
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
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
於宮闕之下雖墜之以黑墳煖之以春日猶不
救於枯槁何暇蕃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
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

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
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
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也拜侍中始文帝為五官
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陳琳阮瑀
應瑒劉禎並見友善琳字孔璋避難冀州袁紹

使典文章魏氏春秋載紹使琳作檄文曰司空

並作妖孽餐餐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何攜養
因賊假位興金輦璧輪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
重器擄贅閹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挾好亂樂
禍幕府昔遇董卓侵官暴國方羅英雄弄取錄
用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遂乘資跋扈肆行
酷裂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放志專行威劫省禁

舊無應
場二字
補之

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罰由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
 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
 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操率將士親臨發
 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又署發丘中郎將模金
 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
 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
 科防互設繕繳充賤坑奔塞路歷觀古今書籍
 所載貪殘虐烈無甚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
 道之臣於操為甚
 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文士傳稱琳謝曰
楚漢未分勦通進
策於韓信乾時之戰管仲肆力於子糾唯欲效
計其主取禍一時故跡之客可使刺由桀之大
可使吹堯也今明公必能進賢於忿後弄愚於
愛前四方革命而英豪託心矣唯明公裁之太

祖愛才而不
不咎也
 太祖以琳為軍謀祭酒管記室

衛覬字伯儒河東人也為尚書明帝即位百姓
 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強所
 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
 之所樂者富貴榮顯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
 此四者君上之所制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
 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也逆意者惡
 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
 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

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漢文之時，諸侯強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

至通作
通明

也。武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侈靡日宗，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食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至通，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

宜裁制也

劉廙字恭嗣南陽人也為五官將文學魏諷反

廙第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今日叔向不

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廙別傳載廙表論

臣十人有婦人焉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

者難得也汎亂弊之後百姓彫盡士之存者蓋

亦無幾其股肱大職及至州郡督司邊方重任

雖備其官亦未得其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

蓋才匱使之然耳況長吏已下羣職小任能皆

簡練備得其人乎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也不爾

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

之間輒有姦巧既於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

不得久安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

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

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

者近頗以刑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非皆

得其事實而課其能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

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刑郡有所

不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

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屈而從人於治雖失計

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

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長吏皆宜使少久

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

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也事者皆以其戶口率其

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

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

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茲

魯安毀可得而盡也事上太祖甚善之

陳羣字長文潁川人也為司空錄尚書事青龍

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

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

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

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

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

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

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
至少吳蜀未滅社稷不安今舍此急而先宮室
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此安危之機也唯
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
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耶是故君之職蕭
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頂羽爭天下
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起武庫太倉皆是
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
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下莫之敢

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
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
留神卓然迴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
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
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
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
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

陳矯字季弼廣陵人也遷尚書令明帝嘗卒至
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曰欲案行文

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青龍中入爲侍中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爲吏部尚書前此諸葛誕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謂帝深疾之時舉

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旣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帝納其言

和洽字陽士汝南人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

舊無魏國既建

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搭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更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孫盛曰：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萬物，開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

四字補之

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歎望，此損君臣恩義，安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

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
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
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
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
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耶轉爲太常清貧
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杜襲字子緒潁川人也爲侍中將軍許攸擁部
曲不附太祖而有謾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
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疆敵太祖橫刀於膝作

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
勿復言之襲曰若殿下計是耶臣方助殿下成
之若殿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
言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
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耶太祖曰凡人
也襲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
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
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石之
弩不爲鼷鼠發機萬鈞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

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

高柔字文慧陳留人拜丞相理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祚轉

治書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以所告罪罪之於是遂絕遷爲廷尉明帝卽位

舊無明
帝卽位

四字補之

時獵法甚峻而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安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

辛毘字佐治潁川人也文帝踐祚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

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毘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皆莫敢言毘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毘曰誠以爲非帝曰吾不與卿共議毘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也臣所云非私也乃社稷之慮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旣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

射雉樂哉。毘曰：於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希出。明帝卽位，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毘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毘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耶？

兀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

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毘。毘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效力，不貴虛名也。毘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

楊阜字義山，天水人也。爲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充後庭，數出入弋獵。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

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
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
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
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
其能耶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
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
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詔報曰間得密
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
誠篤實將順匡救備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遷少府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
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
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
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
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
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
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
甚帝旣新作許昌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
疏曰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雕

弊百姓之財力者也。築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二世而滅，夫不度萬人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恤民，而自逸，唯宮室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

下不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神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人也。爲散騎常侍。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

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不聽，泠州鳩對而不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爲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對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

響，商辛以殞，大鐘旣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此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謹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

道以答天意、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
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而
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夫天道
無親、唯與善人、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
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
故其亡也、忽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
存社稷、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
灾、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帝
愈增崇宮殿、雕飾觀閣、鑿太行之石英、采穀城

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大
極之北、鑄作黃龍鳳鳥奇偉之獸、飾陵雲臺、陵
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生、
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
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
疏切諫曰、昔在伊唐、洪水滔天、災眚之甚、莫過
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
禹敷九洲、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
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

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至於顛覆者也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脩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

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雕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刑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板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

分居一夫祿賜穀帛人主之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公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唯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

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悅上天不蠲眷然迴顧宗國爲墟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

殷熾秦既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世、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臣觀黃初之際、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皆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跖、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蓋前代之明鑒也、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

舊無非
獨至下
也八字
補之

撥錄授能、由此觀之、則天下之天下也、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還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田豫字國讓、漁陽人也、為護烏丸校尉、

魏略曰、鮮卑素

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賜青練五百匹也、

徐邈字景山、燕國人也、為涼州刺史、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

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刑界肅清、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讚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

王昶字文舒、太原人也、遷兗州刺史、爲兄子及

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

此二者之戒，照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爲名，欲使汝

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鬪黨也。若范滂對秦客，至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唯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

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道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安矣當則無

怨於彼安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可不慎與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

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處不避滂怯而義勇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鍾會字士季潁川人也司馬文王欲圖蜀以會為鎮西將軍從駱谷入姜維等悉降會詔以會為司徒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世語曰會善効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也於是檻車徵艾艾既會而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遂謀反諸

軍兵殺會

漢晉春秋曰文王聞鍾會功曹向雄之收葬會也召而責之曰往王經之

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骸埋骨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

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雄曰
 可矣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時殿下讎對
 枯骨損之中野百歲之後為臧獲所笑豈仁賢
 所掩哉王悅之與宴談而遣之習鑿齒曰向伯
 茂可謂勇於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
 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
 生也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
 貞之節足以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
 明達矣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六

